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瓜分慘禍預言記 第二回 傳警報災禍有先聲 發誓詞師生同患難

卻說軒轅正齋正在譯書，忽見日本中江篤濟和大望來到，喘吁吁的對黃勃道：「不好了！近聞各國因貴國不能抵抗俄國，讓俄國獨得厚利，將東三省占了。各國因自衛起見，也須向貴國求得同等利益，為匹力均勢之計。今者各國各派專員前來北京會議，但是各國公使，已得其本國政府之諭，向中國指索豁與之地。前禮拜二，已會議一次，略將瓜分的地圖，附以貼說，某省某省應屬某國某國，照會北京政府，速即預備派兵鎮定民心，以免抵擋，然後交豁。說是限六日回復，三個月實行。只留一二處為滿洲人並皇帝寄足之地。足下已聞否？」那黃勃聽了此言，不覺哇的一聲，口吐鮮血，不由得仰身倒了。嚇得正齋和篤濟姊妹二人急忙扶住。那大望便道：「現今此信未必確實，閣下何必如此。」那黃勃兩眼垂淚道：「好哥哥、好姊姊，快把刀來將我殺死了，再來碎屍萬段的斬了，尚是不能蔽我的罪。這中國是生我的父母，是活我的恩人。他的土地，載著我十四年；生的百物，養著我這麼大。如今他亡了，我也不曾有絲毫報答他，我尚能算得一個人麼？」說著，頓足捶胸地大哭起來，又說道：「況且自我的首先始祖而來，皆托生在此中國的地上。我祖宗、我父母、我兄弟姊妹，連我自己的身，一絲一發，何莫非此中國養大的！我只道我死了，他尚千秋萬歲的長在世間，不承望他被外國來分裂了，世界上便無他的國名了。嚇！老天！老天！何不把我黃勃雷擊火燒，蛇吞虎咬，水淹刀傷，油煎岩壓的嚴嚴重罰，代我的中國受這場惡禍；為何卻把我的中國亡了！為何卻把我中國亡了！」說著，又號啕大哭。

正齋急得無法，只得慰道：「好兄弟，你且聽我一言。我中國養你這麼大，他臨危的時候，你應該和我想法去保他。若但這樣的痛哭傷感，倘或一時死了，便使中國少了一人保護，你豈不是罪上加罪？依我說，尚是出去打聽消息，一面與我國在此留學的同胞商議，大家同回故國，好歹盡我們的心力，且去保他。若不能保住，那時我和你同死未遲。難道我便捨得國家麼？好兄弟，我的心都碎了。你別誤我時刻，與我打聽去罷。」說著，已是淚如雨下，那中江姊妹二人也不禁傷感。

黃勃聽了，也恐耽誤打聽的時候，忙收了淚道：「如今我們當往何處打聽？」正齋道：「我們一處去找我們回國的，問他聞的如何？」中江篤濟忙道：「我記得那本《慘禍預言》內頭一頁，載云：『若有熱心愛國的人，將我此書編成章回體小說，傳佈國中。或且人人醒悟，盡照著書中那先時佈置，轉禍為福的各章，急急辦去，這中國或且可以死中復生。所以此書原名又叫做《醒魂奪命散》。』著此書的人，既然是個先知之士，前此無不所言皆驗。你們照他的言編做小說，或是真能救活中國也未可知。依我說，編譯此書，真是片刻難緩。不如我姊妹且和黃君出去打聽了，軒轅君且趕速將那書編成小說，趕緊付印，這也是一宗報國之事。」黃勃聽了，便推正齋道：「好哥哥，你快編去，我和兩位打聽去罷。一禮拜不能成功，我就殺你呢！」說著，便拉中江姊妹跑了。後來黃勃打聽回來，說尚未有確信，因此二人只一面探聽，一面急急忙忙的將《慘禍預言》編輯起來，冀能救得中國，此是後話。

且說此時黃勃去後，這裡正齋打開書一看，果然先載一引，與篤濟方才所說相符。及看此書的開端，卻是兩首詩。看了一看，不覺吃了一驚。後來細細看去，卻載著黃勃也在其內，竟將黃勃得到此書以及等等行為，都說得毫釐不爽。心中著實驚訝，愈覺得著此書之人，真有一片的苦心，如何便能如此設想。益信得此書可以救國，便急急的譯去了。只因眼前黃勃暨譯者所行的事，都被此書載了，所以莫辨何處是那起筆之處。

卻說那瓜分警報傳到中國，便有些真正志士，急得似螞蟻在油鍋上一般，成日裡如狂如癡，東馳西走，呼號奔告，直至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苦苦的思量要抵抗外人。也有些平日會說大話的，到了此時，好似狗子聞獅吼一般，早把尾巴子夾在屁股後，連頭也不敢仰一仰，只是坐以待斃了。

不意有個齋州地方，有一位士子，姓曾，名郡譽，字曰子興。先前也曾出洋，進過美國大學堂。畢業回華，後來被某官府聘為學堂教習。只因官辦的學堂，專意教人學作奴隸，那世界上人人應知的公理，卻不肯與學生談及。所以鬱鬱不樂，銷了差使，將自己的家業賣了，以作經費，即往城外自立一所學堂，便名曰自立學校。那學生額設一百二十人，已經辦約二年有餘。那日聞得瓜分中國之信，那子興立即大開演說之場，召集諸生，上堂聽講，並且開了大門，招人入聽。到了人集頗多，那子興便上壇講道：

「兄弟今日得到警信，說是各國已經議定瓜分中國。現今德兵已由膠州遷至煙台，英兵已向瓜州進發。為佔領揚子江流域，又云英國已派總督來華，管理領地，已經到了香港。如此，法國不日定必進兵兩廣。日本定必進兵福建。可憐我堂堂大國，將被諸強鬻割以盡。諸君試思，人有玩好之物，一旦見奪於人，尚且不甘。況且如今我們的中國，自四千年以來，就是我們祖宗所藉以托身安命長養子孫的土地，世世相傳，流到我輩。雖是早被那韃子據了，但是那滿人的聰明才智，是不及我們漢人的。他是野蠻賤種，雖然一時得志，我們尚可再圖恢復，如明太祖驅逐元人之事，我們漢人必能做到。若是被那外洋白種人得了，他便四處設立警察，日夜邏巡，監察我們，不許我們聚集談話。你們想想，不得聚集眾人，尚能恢復得國麼？況且更於一切要害之處，屯駐精兵，將我地方建築鐵道，四通八達。不論何方有事，他幾分鐘之間，便可集兵盈萬，哪裡與我民有個下手恢復的地方呢？那時估量我們，已是無從反抗。更用滅種的手段，將我們全種滅了，好將土地把他們國裡人，滋育蕃息，快活受用。你道滅種是用何法呢？他於大兵到來之日，先說我們是賤種，是野蠻，無智無才，不能創造利器，訓練甲兵；又不能大眾同心，愛護國土；卻只人人專愛身家，不肯共謀有益大眾之事。此種人，不能享福於地球土，應當滅絕淨盡，讓他有智的受用。即便縱兵搶劫銀錢，姦淫婦女，踐踏民人，焚毀村鎮。那時加以土匪乘機發作，亂殺亂搶。那不肖無恥、狗豬不如的漢人，或應他招募，做他兵卒，自殺我本國的同胞。那官兵也是極意騷擾，不用言了。列位試想，那時的光景，耳中但聞民人乞命之聲，目中但見骸骨縱橫之慘。天上火光，地下血赤，炮彈轟天，橫飛紛射。眼巴巴看著骨肉慘遭暴虐，妻孥橫被摧殘。逃難過山丘，不忍見祖宗暴骨。飢民方槁餓，裂我肢體而生吞。斯時之景，其何堪也。或有幸而漏網者，則彼必橫侵暴斂，以困其生。居屋有稅，人回有稅，器具、禽畜無不有稅。畜一犬每年須納錢一千；畜一牛則每年須繳洋十圓。欲買衣服，須先有納稅之款，始得禦寒。欲糶糶糧，須先有人公之錢，始敢果腹。乃至死一人，則買棺有稅；生一兒，則報名有稅，如有八口之家，每月如不能繳公二百數十圓，則不免圖圈矣。此俄、德已行於旅順、膠州者也。且一切大利所在，彼必盡行收取，吾民皆不得過問。吾民有富者，則必收其財，而使之貧。有貴者，則必抑為奴，而使之賤。凡上等之事，如讀書、做官、經商等，吾民皆不得為。所得為者，惟苦工之事耳。做工所能有幾何，而每月必須繳納苛稅，不免生計日益艱難，那就漸漸的我們人口一年減似一年了。又況他的人可以隨意辱我、侮我、打我、殺我。其為官者，皆不禁止，必須到得吾民盡絕，方始甘休。你道可慘不可慘呢？看來，如今我們總不能逃出一死字了。但是與其等我們被屠殺殘暴而死，何如於今趕緊預備，集合我們大眾，與那來收我土地的極力一戰。戰而不勝，亦惟死耳，倒還為我祖宗傳下的地方留個名譽，給人家說此處人民是有志氣的。況且我們如果個個同心，前死後繼，也未必定是不能保住地方的。若能夠勢力日雄，或且建立不世的功業來，那我們的英名，豈不傳到五洲萬國去麼？即使失敗而死，亦死得轟轟烈烈的。大凡天地間最苦的莫如死，但是均須一死。便須想死時快活的方法。假如我們於起義救國時而死，心中必覺得正氣沖霄，光芒萬丈，哪裡更覺得苦。假如是悠悠忽忽，苟求倖免，待到那洋彈貫胸，匪刀加頸，那時方且自悔不曾及時出些心九，與大眾共襄義舉，如今竟是不免一死，卻又為人唾罵的，那心中真是又悔、又懼、又愧、又傷，這不是死得更苦麼？兄弟如今敬問諸君同胞：是待外人來殺，待土匪來殺呢？還是做個有氣義、有英風的男兒而死呢？」

登時那聽者齊聲道：「我們皆願做個有義氣的男兒而死。曾先生你道今須如何佈置呢？」那子興未及答言，但聽哄的一聲，那一百二十個學生，盡舉手一躍道：「我等皆願立義勇隊赴戰，為國家效死，願先生做這領袖。那洋兵今日到來，我們便今日與他決

死。他明日到來，便明日與他決死。他半夜三更來，我們便半夜三更與他決死。」那先生道：「我是情願的，好歹我們師生同盟網拼一死，休作那無志無氣的人，死了也好見我們神聖祖宗黃帝、堯舜、禹湯、文武於地下了。」眾學生齊聲鼓掌，口中共高聲叫道：「為國死呵！為國死呵！男兒呵！男兒呵！男兒為國死呵！」那過路的人來聽者中有數人道：「我們都是男兒，年紀且是大些，難道反不如小孩子麼？我們也回去說給大家聽聽，也去起義兵來如何？」於是大家叫道：「我們！我們報國！報國！起義兵報國去也。」哄的一聲，大家衝出門去了。於是街上三三五五，一群一陣的摩拳擦掌，口口聲聲只說洋人來了，預備打仗罷。也有跑到鄉下轉報的，也有取出槍炮刀矛來磨洗的。有三二處已有團練，因此也便重新整頓。後來與英兵累次大戰，互有殺傷。洋兵見彼等一片血誠，甘心殉死，甚是歎服。雖然這土炮不曾爭得回來，卻與他處亡的不同，倒留個赫赫盛名流傳後世，此是後話。

且說那曾子興同學生一百二十人，見戰眾感動，當眾人出門去的財候，便喝采拍掌，以示親愛。子興看那聽眾去盡，卻復上壇對諸生道：「諸位好兄弟，既是同心為國效死，固是可嘉。但義勇隊不是空言立得，如今立一冊子，大家須親筆簽名方可。」一個學生便向帳房取了一本簿子來，大家便公舉曾先生做總理兼教習。子興即將自己姓名簽了。諸生便欲向前題名，那子興道：「這名是不可輕易簽的。今日簽了名，便是入了死籍，一旦有事，便出去打仗。倘若有人臨陣脫逃，我們自家便派個人去殺死他。諸君，須自信臨時不至怕死，又不至被家人絆住，方可入隊。不然，恐有後悔。」那學生大叫道：「我們是不怕死的，我家是不能壓制我的。」子興道：「但是如此，你們這些年紀太小的，只可另編一預備隊。待我們稍長的先去打仗。打勝不用言了；若敗了，你們小的再來繼我一死未遲。」那一班小些的同聲叫道：「我們年紀雖小，捨死報國總是能的，為何不給我入隊？我們年少，舉動比你們更捷些，我們還要占頭陣呢！」子興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也有些太小的，他們連槍都舉不起來，不如免了。」諸學生同聲道：「是。」

於是依次簽名，十三歲以上者，皆得人籍，計共八十四人。其餘三十六個小孩，卻另用一冊。也都簽了名。子興道：「你們忒小了，如今我且讓你簽名，作為後備，那戰時你們卻不須出陣。」只見那一班小孩哭道：「我們在家裡也是死，不如讓我們各做愛國的人，死了也死得好看些。」全堂學生不禁同聲傷感起來。那子興卻用手巾拭了眼淚道：「好兄弟，我們好男兒只是死了，何必過作唏噓。如今當以商量大事為要。」諸人也止住了哭，靜聽子興說道：「我們現在也無器械，也無軍火，連那軍餉糧食一應無有。就是有了人，也不過一百多人。剛才來聽的那些人，他們雖已經激動，卻是靠不住的。一時他氣過了，卻仍是坐著空望倖免的，這全仗著我們去組合他。不但這班人，即那秘密匪黨，也都要運動他。如果我們人多了，那就可得勢些。一面更要運動紳富，捐出錢來，預備糧食軍火，這須是四出演說，激起人心，然後立起義勇隊來。這邊官府就是壓制，我們人多了，卻有何怕？且我們是保衛地方，設立團練，他們卻有何說？即不然，我們演說時被他找去殺了，我們前仆後繼的，仗著上貫天日的真誠，那怕則個？如今你們演說尚未熟，說去未能動人。那演說之道，須是善察聽官的顏色。覺得這句話他們不以為然，我便用言解去；覺得這句話他們激動了些，我便火上加油，逼緊了來；覺得他們誤會了，將要輕舉妄動，我便解釋一番；覺得他們實心實意的信從了，我便立時代他合起團體來，更復代他布划計策，要他辦去。總之，這抑揚輕重，增減變化，是第一要緊的。如今限一個禮拜內，你們每日練習演說二點鐘，練習熟了，然後分往各鄉開演。更有要緊的一樣，我試問你們，若是人集多了，也有軍火糧餉了，那些駁合之眾，非但不知陣法，並那放槍之法也都不知，卻有何用？如今我們須要天天夜裡演說，上午習操，到了人集多了，方能分頭教演陣法。一切臨戰攻擊，與那全軍分合進退守險設伏種種步法、手法、口號，都要練得純熟，方有用處。如今我便去運動紳富，仗我三寸不爛之舌，說他捐出資財來辦團練。你們這裡緊緊的商議，即著高等班學長姜一心訂定課程。那兵操，仍是天天我來教練。只是學堂功課仍是不可盡廢。我們中國存著一日，我們仍盡著一日義務，這考究普通學門也是要緊的。如今已將上半天全加入兵操功課，下半年仍是要照常上課的。我便知照臨院和各教員，把課表改了。你們稍有空暇，還要寫信寄與各處朋友，告以大禍將臨，教他速速預備去。那地圖，更要每人早早預備一張。研究研究。我們雖是拼卻一死，也須有些把握，有些佈置。我是早把此身舍給你們的，你們一日生著，我便盡心盡力，為你們打算一切。你們一日死，我便同死罷了。」只聽諸生齊聲叫道：「咱們同死罷！」正鬧著，忽見兩個公差來了。正是：

外患方殷，內難又起。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